



神蚕九变

龙骧子 著

上

东52A-2

46568
SC
=1
C-7

神蚕九变

(上)

龙骧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龙襄子继《逍遥花主》、《玉蚌仙珠》后又一部椎血力作。即此三部曲之终奏。笔力雄健，势挟风雷，风格独特。

身怀神蚕九变奇功的逍遥浪子，虽被其胞兄江柳杨吸去全部真元，但心脉未死，于墓中潜聚真元，乘宵小覬觐珠宝，挖坟掘墓之际，复苏重出江湖……

神蚕初变，竟化童顽，以致嬉笑怒骂，无不趣味盎然；更有川中唐门遗孀，以至悲化作观音泪，而成武林中前所未有的暗器奇观；貌美如花的嫣然、莞尔陆氏双姝痴恋逍遥浪子，于其死后竟割绝红尘、皈依三清，不料一纸画像飘落凡间。竟掀起武林一场滔天波澜……

九龙教、酆都幽府乘逍遥浪子死去，群英敛翼之际，肆虐江湖，欲图统霸武林，元凶巨擘，披上层层伪装，搅得江湖一片血腥……

逍遥浪子历经九死九生，终于挫败了邪派至尊欲血洗武林的毒谋，当邪派至尊被剥开伪装，露出本来面目时，令人瞠目结舌……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露，多行不义的邪道至尊终遭天谴。

此书众多侠迷翘盼已久，实为侠坛书苑一朵耀目奇葩，展卷神奇其间，怡然愕然，叹为观止。

第一章 流萤飞渡谋红颜

海阔天青，碧波荡漾。漫空飘飞着张张宣纸。纸上画着一位临风冉冉的仙女，那仙女或是道姑装束，或是俗家女子装束，皆倾城倾国之色。偶尔有一两张画像飘到渔人的船上，渔人见了惊为天人神像。有好事者取之珍藏在家，供奉起来，焚香祷告，祈求仙女保佑。此怪现象，展转流传，崇明岛上人都说，海上出了怪事。仙女画像在海上飘飞着，日久不绝，不知这些画像从何而来。有人猜疑是天宫中仙女画像散落人间，更有人猜疑是瑶池玉女的画像随风飘到海上。

此等咄咄怪事，使人匪夷所思。那画上除有绝代佳人外，还有一首诗。诗云：

袅袅逸仙姿，
娜娜西子魄。
日日行涩笔，
夜夜梦断魂。

字迹遒劲，大有破纸欲飞之势，每笔每划，皆有剑拔弩张之威，若落到武人眼里，一眼便可以望出，那定是使剑行家所书。因为每一笔每一划浑若利剑穿空，惊虹骇电。

时值唐代中叶，斯时殿下李隆基，即后来的玄宗皇帝，正年青有为，网罗不少武林大豪。恰有一豪客得到这么一张美人

画像，贡献给了太子殿下。李隆基左看右看，爱不释手，捻着须髯拍案叫道：“好一个绝代佳人，比那天竺的玉蟾公主犹要强上千倍万倍，那玉蟾公主，虽别具风趣，但怎能比上东方美人的清丽出尘，本王选定了她！来人哪，重赏献画的大痴行者黄金千两，宫女八名。并传喻马行空与乘风道长率大内高手去将此佳丽请来，一定要用待娘娘的礼节将她接来，不得有越雷池一步。如要得罪那佳丽，定要唯你们是问。”

众侍卫恭诺一声退下。稍顷，乘风道长来到李隆基殿下面前，恭身一礼，道：“殿下，听说您要贫道去寻找那美女，贫道以为，此事大大不妥。试想，殿下将来是一国之君，宫中三千粉黛，无不是绝代佳人，怎可再上民间去……去……去……”说着期期艾艾，唯瞅着李隆基的那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精光湛湛，既可见他内功绝顶，又可见他为人处世狡诈、八面玲珑。

李隆基挺起胸膛，拍着桌子问道：“乘风道长，本殿下选一两个美女有何不可？率世之滨，莫非王土。天下之人，都是我李家的人。我看中了那画上的女子是她的福份。乘风道长道：“殿下三思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殿下是万乘之尊，您的一举一行，关系着皇族的声誉兴衰，殿下岂能……”说到这里沉吟良久，低下头去不再言语。

李隆基拂案而去，走到屏风前，重重地哼了一句。乘风道长屈膝跪下，忙道：“殿下止步，贫道尚有一言还要奏明。殿下，您重赏大痴行者，他是个和尚赏他千金倒也罢了，出家人不贪财，赏不赏都没有什么，可是赏了他八名宫女，这……这……可有些不妥当啊！”李隆基霍然转过身来，仰天哈哈笑道：“乘风道长，人生在世，不风流枉为人一回。他虽是和尚，然六根未净，本殿下便遂了他的心愿，让他做个风流和尚。乘风

道长，你若有思凡之心，本殿下也会成全你的。”说罢，冷晒一声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崇明岛上，鸟语花香。在剑亭中天罡剑袁星仍然一如既往，挥笔画那陆嫣然。画上的嫣然道姑多半为俗家少女打扮，或在水中央，或在小岛上，或在芳草萋萋之地，颇为清雅脱俗，风情万种。袁星大有把天下所有女人优点都画在画上的意。他对嫣然的相思入骨，可是嫣然身为三清弟子，穿上尼姑装束，对袁星的痴情置之不理。这并不是症结所在，最主要的嫣然姑娘将己早已默许给逍遥浪子，岂能再见异思迁。她的内心中也暗暗地感激天罡剑袁星对她的痴情，只是自己对自己无可奈何罢了。还俗脱下道装吧，若要嫁出去，她心目中想的只有逍遥浪子一人，怎能嫁给袁星，而袁星对她这般痴情，若真还俗不嫁他，恐怕他定会为自己殉情的。这么穿着道姑装束在道观里面修行吧，日日见那张张画着自己画像的纸，在岛上飘飞，又怎能六根除尽，修大道，飞升仙界斗率官。

同在崇明岛上为逍遥浪子守灵的其他人，对痴情的袁星同情但又爱莫能助，谁也没法劝得了貌若冰霜的陆嫣然。嫣然的母亲绣花婆婆严翠萍更是急得不可再急。她对女儿毫无办法，瞅着天罡剑袁星为嫣然日渐憔悴下来，心中大有不忍，因为袁星将来有可能是自己的乘龙快婿，这般憔悴下去实在是有些心痛。但女儿好像吃了称砣一样铁了心，怎么劝也听不进言语。

绣花婆婆走进女儿房中，心疼地问道：“嫣然，你正值青春韶龄，难道心中一点点情愫都没有吗？”

陆嫣然脸红了红道：“母亲，实话实说，女儿实在想坐上花轿嫁出去。但是女儿要嫁的人早已躺在了这个岛子上，所以女儿终身也不会嫁人了。那袁星袁大哥虽然对我百般痴情，但

是女儿所有的感情，已经全部奉献给了那死去的逍遥浪子，因而不能再对别人分出一丁点的爱。如果勉强分给谁，谁都会承受不了。因为那点点的爱情，渺小得特别特别可怜，所以女儿不想还俗，不想让袁星袁大哥的情爱得不到慰藉。若脱下道装，表面上好象是可怜他，但是实际上是坑了他，因为爱这东西不得有同情、怜悯，要爱就得发自内心，拿出全部，一点点勉强不得！母亲，希望你能体谅女儿。”

此时陆莞尔推门进来，道：“姐姐你又胡说了，咱们娘三个都出家做了道姑，已经是叫世人匪夷所思的事了。你的身边又多出个袁星哥哥，天天为你作画，让你的画像漫天飞扬，说不准让哪个山大王看了画像，动了非分之心，发兵来抢你呢！”

陆嫣然嫣然一笑，伸指一点陆莞尔的小小琼鼻，道：“你这小丫头，贫嘴。”陆莞尔莞尔一笑道：“谁贫嘴，你看着吧，说不定三天之内便会有人来抢你。”

说话间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又开了，从外面走进一位少妇。那少妇气质高贵，凛凛威严，不亚于男儿半分，正是逍遥浪子的妻子上官兰芝。兰芝笑道：“抢！谁敢？让他们走着来，躺着回去，或抛海里喂王八！谁敢来打我两个妹妹的主意，哼！我的碧英玉剑可不是吃素的。”门外接着传来孔翩翩的声音，道：“对，兰芝姐姐说得对，还有我孔翩翩，谁若敢上崇明岛上来胡做非为，就让他横着出去。”紧接着走进来的上官婵娟笑道：“天下没有人敢来这里发虎威，因为这里都是一些龙。躺在地下的逍遥浪子是龙，我们活着的几个女人也是龙，还有那袁星、陆云都是龙。谁敢来这里图谋不轨，谁敢在这里发横，那叫他横着出去好了！”

陆莞尔笑道：“不是来逞威，也不是发横，而是来抢人，来抢我们几个女人，来打我们几个女人的主意。昨夜我做了一

个梦。梦中梦见了许多强人歹人，那些人面孔狰狞，各个都是粗大的汉子。他们硬来抢我们几个，我……我差点被他们……哎！别说了，说起好羞人，而且那些人头顶上都戴着功名的标志，有可能、有可能是官家的也说不准啊！我说他们是山大王，他们哈哈笑着，对我说‘我们是天下最大最大的山大王。’”

孔翩翩道：“莞尔妹妹，天下最大最大的山大王，就是皇家，你做的梦，恐怕是很准。”

话未说完，小道观外有人喋喋怪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们几个女人居然有先见之明，你们说得都对，我家太子看中画上那人。原来画上的那人就住在这个道观里，如此天生丽人，我家殿下怎舍得让她在这度过青春，特下诏书，召此道姑入宫随王伴驾。”那声音森冷之极，却又中气充沛之极，好似响在每个人的耳边，但又不见人影。声音当中虽然充满了强霸的味道，但也不乏恭敬之语。因为这人还不知道将来陆嫣然能否成为娘娘，如果成了娘娘，这时得罪了她，就等于把自己头上这顶功名顶戴都葬送了，非但如此，甚至要丢掉吃饭的家伙！

绣花婆婆严翠萍怒道：“何方野人，敢来到我这崇明岛上撒野，且口出狂言，亵渎我的女儿，就凭这一点你已经死定了。”话落，左臂轻扬，三丈余长白绫犹如匹练一般，划出一道白光，绫端千针如絮，随绫飞出，端的声势骇人之极。这正是她平生绝技千针飞絮，那千根银针烁烁闪光，直指观外，千针指处听得“哎呀”一声，接着一个人从庵顶跌落下来，显然已经是被封住了穴道。

忽听先前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绣花婆婆，你也忒不争气，跟这些小角色一般见识。有本领的，你便与贫道大战一场。”说完，又兀自哈哈大笑起来。那笑声犹如夜枭哭嚎，又犹如巫

峡猿啼，端的刺耳之极。

绣花婆婆斜睨一眼，揶揄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既然自称道人，便该是三清门下，竟然欺负到我这道观门上，岂有此理！你这六根不净的三清弟子，败坏我三清门楣的败类，贫道这便打发你去见太上老君，到那里去忏悔吧！”言毕，白绫似经天长虹，绕过观门，曲曲折折，矫如白龙，径射那人说话之地。

那声音又响起，方位连变了几变，忽然在绣花婆婆身后笑道：“老虔婆，你也穿上道装自称三清弟子，其实，嘿嘿！你是地地道道的老虔婆。本道长不吃你这套，贫道乃正正经经的三清弟子。”白光一闪，那前端穿有千针的白绫回绕径射向身后，同时，绣花婆婆左足一旋，身子向旁侧射了出去，白绫飘飘，又裹向身后那人。这时才看清，那人身穿八卦仙衣，手中执着一条银尾拂尘，那拂尘是银丝所制，刀剑难断，确是件好兵器。

那道长三角眼高鼻梁，五缕须髯飘洒在胸前，蛮有仙风道骨韵味，但听起说话来却不具三清弟子的口德。绣花婆婆已认出此人正是在武林中销声匿迹廿余载的乘风道长，心头不禁一怵，自知难是其敌手，更加运足功力，那条白绫顿化瑞彩千条，层层如白雪漫天，包裹住乘风道长。

乘风道长手腕一颤，拂尘根根倒竖起来，射出毫光，竟将白绫迫在三尺开外，足见其内功之精湛。

二人一触即分，倏忽间居然同时消失踪影。陆嫣然愕然问兰芝道：“他们哪里去了？”上官兰芝手按碧英玉剑，笑道：“他们已经打到天上去了。”众人抬头，但见道观上空两团人影如同彩蝶飘飘。两人在空中大打出手，拂尘与白绫激起满天罡风，俱是凌厉之极。二人在空中飞舞着，不停地对换着招式，刹那间已交手二十余回合，才落到道观院中，兀自出手如电，

激起飒飒劲风，众人在旁观看，亦是衣襟飘动。上官兰芝笑道：“道长好精湛的内功，好玄妙的拂尘招术。陆伯母年事已高，不肖与你动手，小女子这里想讨教几招，不知道长肯赏脸否？”言毕，意念一动，运起神功，周身白裳无风自鼓，强行迈上三步，居然硬生生将场中两人从中间迫开。

那道人瞿然一惊，怔怔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旁边的陆莞尔笑道：“她便是逍遥浪子的夫人上官兰芝女侠。”上官兰芝瞋目斜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丫头，不许你多说。”然后抬头望着天，根本不看场中的乘风道长，叹道：“你便是几十年前的乘风道长，在几十年前，你就在武林中小有名气，可惜，可惜！现在你投身皇族，甘为鹰犬，已不是从前的自在散人了。与你等为敌，便是与官府做对，朝廷虽然势大，但我等荒野之人又何惧。乘风道长，你说，来到我们崇明岛究竟有何贵干？”

乘风道长阴恻恻道：“你便是传说中逍遥浪子的夫人上官兰芝女侠！久仰，久仰。久闻女侠剑气纵横，无敌于天下，今日相见，虽未见女侠出剑，可是你的杀气之重，贫道已是领略到一二。若肯赏脸，贫道自然不会失去领教的机会，稍候，便领教你的碧英玉剑。这里，我们要先将陆氏双妹拿下，因为她们是我家殿下看中的人了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以前，那张画上画的是姐姐，后来，知道了妹妹也这般倾城倾国，岂能不都一起请回宫去，让我家殿下效仿舜帝，同娶娥皇女英，莫让舜帝专美于前。至于剩下你们这些寡妇，姿色也不较陆家姊妹稍差，我们这里有位大痴行者，他可是来者不拒，管是寡妇姑娘，统‘吃’不误。嘻嘻……哈哈……”

闻言之下，气得所有女人都横眉冷对。上官婵娟再也忍耐不住，玉腕轻扬，但见金光一闪，明珠金蛇鞭酷似一条金鳞鳞

的活蛇缠向乘风道长。

乘风道长万没料到婵娟出手如此迅捷，饶是他身怀几十年功力，亦自没有躲得过去，但觉头顶一轻一凉，满头发丝已被明珠金蛇鞭剃去，宛如剃刀精心剃出的一般。那乘风道长登时变成一个光秃秃的和尚。

道观檐上，有人长身形哈哈笑道：“乘风牛鼻子，你现在与我大痴行者并无什么两样，也是个和尚了。在宫中，你还说我和尚不该近女色，这回你也变成和尚了，不知近不近女色？”话未说完，人已飘然落下，点尘不惊，宛如棉花四两，足见其轻功造诣之深。来人正是那位童山濯濯的和尚大痴行者。他斜眼睨视着乘风道长，大有幸灾乐祸之意。

孔翩翩娇叱一声道：“你们和尚老道胆敢在这里撒野，自家狗咬狗上别处去咬。”言罢，运起乾元颠坤罡气，素手轻扬，劲风猎猎，排山倒海般袭来。那和尚与老道但觉一股硕大无朋的罡气卷来，大有移山填海之势，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起来，在空中翻翻滚滚俨如断线纸鸢，飘出道观之外。

翩翩收掌，蓦然见那一道一僧又飘然而至，闻听那和尚笑道：“哈哈，阿弥陀佛，小寡妇，你道佛爷就这般不禁打么？如若这般不禁打，怎能在一夜之间连采了十八朵武林娇花，你们这三个寡妇，今天佛爷我是采定了。至于那两个道姑，是我家殿下指名所要的，佛爷只有敬而远之。”

未等他话说完，翩翩已是气不可遏，挥掌再战，但闻掌风啸空，如雷霆骤发。那和尚双手合什向前推出一势“童子拜观音”，两股内家罡气凌空相撞，但听得“砰”然巨响，一座简易的道观已在这声巨响当中四散飞扬，整个坍塌下来。众人冲天而起，运足功力，将扑面而来的尘土橡木迫了出去，方自不落得灰头土脸。

这边道观中打得热火朝天，那边剑亭中两位剑客，早已惊晓。陆云手扣指捻蚊须针，与天罡剑袁星悄然掩至道观外，正想跃进去，袁星却恐见到陆嫣然，迟疑不决，正在这时，道观已被毁掉。陆云怒那惊扰道观之人无礼至极，两手齐发指捻蚊须针。

大痴行者武功本已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否则怎可能在宫廷作高等侍卫，但他却难躲过陆家的绝学指捻蚊须针。莫说是他，便是较之犹胜一筹的的绝顶高手也决计躲不过陆云的指捻蚊须针。但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他的任脉之上已被插上四十九枚指捻蚊须针。陆云怒他口出秽言，有意要严惩，发针时火候捏拿得妙到巅毫，四十九枚微若蚊须的指捻蚊须针入脉透穴，犹若蚊叮，少顷，便随着血液流向心脏。那大痴行者眼看已经无救，在地上痉挛嚎叫起来。

这时，不知从哪里陡然现身而出数百名锦衣侍卫，为首一人亦是白须白发，修长的白眉斜插入鬓，面容清癯，身材细高。那人趋前伸手自怀中取出一块黑亮的东西，在大痴行者任脉上旋几周，已将那四十九枚指捻蚊须针取出，点点头似自言自语的道：“嗯，是陆家的暗器绝学指捻蚊须针！老夫险些让大师你丧生，是老夫的不察之过。老夫这次统领你们而来，本以为大师与乘风道长足以拿下这些人，没曾想这里还有如此高手。看来江湖传说并非虚言，这些人确实是超凡的一流高手。”言毕，站起身来，手掌虚空发出，印向陆云。

上官兰芝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一眼便认出此老者的虚虚一按，所发功力端的不可思议，识得那是佛家秘宗大手印神功，只要让他遥遥印中，便是无救。以前，她与蛊毒教教主万蛊至尊及其弟子在打斗中早已见识过此等功夫。但是，那万蛊至尊一脉所用的大手印神功与此老者虽同为大手印神功，却迥然不

同。此老者所用的大手印神功一眼便看出是大乘功法，较万蛊至尊一脉的大手印神功不可同日而语。她恐陆云吃苦，晃身形挡在其身前，发动师门绝技，但见刹那剑气冲天而起，碧英玉剑已发出九九八十一道无匹剑气射了过来。

那老者的大手印神功印出，便如江柳杨的“梅花三弄巨灵神掌”一般，印出浓浓的、清晰的三重掌影，每重掌影皆有磨盘大小，无声无息印向陆云。但上官兰芝晃身挡了上去，那三重掌影已不是击向陆云，而是击向上官兰芝。兰芝的剑气射出，本是射在掌影之上，声若裂帛，那三重掌影已经被剑气所破。本可以远及数十丈的剑气经那三重掌影一阻，亦是余势去尽，再无伤人威力。

一老一少刹那间斗在一起，已见不到人影翻飞，只见剑气纵横，掌影如山。二人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兰芝的剑气飒飒有声，而那老人的掌力却悄无声息，相映对比，端成妙趣。

旁观的众人俱都惊讶异常，当今武林高手排列名次，除逍遥浪子外，兰芝女侠当已是第一把交椅。但是，万没料到会在突然之间，出现这么一位老者，所怀绝学，居然能同上官兰芝分庭抗礼，互相颉颃。

绣花婆婆严翠萍看了半晌，默默叹道：“噢，原来是那马行空。他五十年前在武林不知所踪，原来是投身皇族，设若此人不是马行空，他怎能是兰芝女侠的对手。当年马行空以天马行空大手印三十二式，对我师叔造化仙翁的纯阳神功，二人战了三天三夜，最后马行空输了一势，才隐匿江湖。这五十年来，马行空的功力进展神速，已较我师叔犹高。便是我师叔同兰芝女侠动手过招，也绝非能支持长久。眼前马行空居然同兰芝不相上下，看来，这马行空果然居心良苦，为报当年输招之

辱，这五十年来，不知下了多少苦功，流过多少血汗。今天他出世多亏遇到兰芝女侠等，不然若直接找到我师叔造化仙翁，师叔恐怕因已断一臂，要遭其毒手了。”心下尚有许多思绪，来不及去想，但见眼前阵式已发生了变化。那老者掌法飘忽，功力绝伦，而上官兰芝剑气冲霄，剑法玄奥，二人正是半斤八两。

蓦然，兰芝诡谲之极地刺出几剑，每剑八十一缓剑气，剑气交织成网罩向那老者。那老者须髯飘飘，双掌向外虚按，自不可思议的角度冲天而起，冲出剑气之外。原本大伙都以为，在这剑网之中，无人能躲得过去，而今那老者开了先例，竟然自剑网之中逃得性命。

那老者正是数十年前的高手马行空，人送外号“天马行空”，如今身居皇宫侍卫统领之职。此次奉太子之命，率皇廷高手云集崇明岛，前来捉拿陆家姊妹，抱着能请得到便请，不能请得到则用强硬手段捉去皇宫的打算。

马行空与兰芝大战之中，也颇感意外。暗忖：“老夫闭关苦练五十余年，未曾想重出江湖便遇到这等棘手之敌，原本想成为武林泰斗的想法恐是泡影。这丫头果然名不虚传，传闻她是天下第一女杰，老夫犹有不信，而今见面胜于闻名，果然有些手段。”略微溜神，头上一缕发丝居然被剑气射断，根根银丝飘落。左掌屈腕右掌流星般补上，但并不是击向对手，而是击向自己的那几缕断发。陡然那断发似有了灵气一般，“哧哧”怪响着穿过漫空剑气，径射上官兰芝。

上官兰芝傲然一笑，回身三剑，数百缕剑气射出，不仅将那些断发射得不知踪影，而且将马行空迫得回掌自保。

外圈的数百名锦衣高手，见到他们的统领在与兰芝打斗，本想一拥而上，将这些女人拿下，但没有统领的命令又不敢妄

动，均摩拳擦掌，虎视眈眈。

天罡剑袁星这时双手空空，那柄七星剑他自己也不知去向，这段日子耽于情思，日日夜夜画那陆嫣然之像，早已不练剑。此时见到这么多敌人从天而降，怔了怔后，又痴痴地望着陆嫣然，居然不将周围的敌人放在眼里。在他的眼中只有陆嫣然，在他的心里，陆嫣然是他的唯一。生与死，无论一切都不在意了。他痴迷迷瞅着嫣然道姑，瞅着瞅着，见嫣然道姑好似身上的道装已全都变成了新娘的装束。眼前幻景出现后，袁星喜滋滋走上前来，低首回顾了一下自己，觉得自己也穿上了新郎的装束。袁星笑着对嫣然姑娘道：“娘子。”话方出口，已知失态。他毕竟是内功已达一定火候的武林高手，虽然因痴迷出现幻像，但自制力极强。蓦然脸红倒退三步，为掩饰羞态，自地拔起一根长草，斩头去尾，运功于草茎之上，将长草当作剑使出，一势“流星赶月”，径刺旁边的大痴行者。大痴行者哈哈大笑：“好小子，以你这等道行拿着草棍跟佛爷比划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！阿弥陀佛，佛爷便超度你。”

陆云恐袁星吃亏，手中又扣了一把蚊须针，暗忖：“这和尚真不知好歹，刚才被我射了四十九针，又要同我的袁兄大打出手，看来是他还想吃四十九针。不对，他嫌四十九针少，这回让他吃九十八针那才够味道。”

上官婵娟气不过大痴行者对她们几个女人口出秽言，明珠金蛇鞭再度出手，径指大痴行者咽喉。

乘风道人上官婵娟恨之入骨，因为刚才甫一交手，便被她的明珠金蛇鞭给剃了度，一下子从三清弟子变成三宝弟子。道人变成了和尚，焉能是他丢得起的大脸。见她出手，他早已将拂尘上布满罡气，手腕一抖，和身扑上，截住上官婵娟的明珠金蛇鞭。

孔翩翩见两位姐姐皆已有了对手，也不甘寂寞，双掌合拢，如抱太极，然后向外轻轻推出霸道绝伦的乾元颠坤罡气。刹那间，掌罡若雷，轰轰隆隆推向大痴行者。大痴行者惊慌之中，双掌合什，亦向外推出。两人内力凌空相撞，大痴行者怎经得住孔翩翩的全力一击，再度被震飞出去。这次是旷野草地，并没有什么道观，所以大痴行者平行着倒飞出十余丈，撞到一棵树上，将那棵树“咔嚓”一声撞折，才稳住身形。但觉喉头发甜，心中发热，胸口发憋，一口鲜血来到咽喉，又强自咽了回去。揉了揉眼睛，抬头细看面前的几个女人，这才晓得并不是好吃的“豆腐”。

外围的数百名宫廷高手，见他们的小头目大痴行者，箭一般飞向后面，待回头看时，但见大痴行者抱着半截断了的树桩强稳住身形，不禁都哑然失笑。平素大痴行者自视武功高强，根本不将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。今日见他落败，难得一笑，大伙晒然置之。只气得大痴行者怒目横眉，但却敢怒不敢发作。他勉强站起身子踉踉跄跄地走回，抬手指点着孔翩翩道：“好你个没人要的寡妇，今日佛爷也不要你了，佛爷要将你送入极乐世界。”说着硬逞着强，向前迈步，准备再度出手。

孔翩翩道：“那边的秃驴，说话夹缠不清，谁说没人要俺，没人要俺，俺怎么是寡妇，有人要俺，俺才成作寡妇呢。不象你和尚，生来便是没有毛的秃驴，光光的倒霉蛋，秃秃的秃驴倒霉蛋，嘻嘻！将来让崇明岛的孩子们，都来玩你这光光秃秃的秃驴倒霉蛋，那才好呢！哈哈……嘻嘻……”说罢嘲弄不止，故意激大痴行者动怒。

果然大痴行者大动肝火，未等再行交手，已是气得气血翻腾，突然张口喷出一口殷殷鲜血。

孔翩翩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这秃和尚倒霉蛋，怎么吐起红

唾沫来，你真会变戏法，将来崇明岛上的孩子们见了，不但要玩你秃秃光光的倒霉蛋，而且要让你变个戏法给他们看。你这和尚戏法变得好俊，一张口居然吐出红唾沫来，再吐几口，吐得红唾沫没了，也就躺在地上变成了乌龟王八蛋，呜呼哀哉了。”

那边，乘风道长怎是上官婵娟对手，仅两个照面，婵娟已是用明珠金蛇鞭将乘风道长的须髯全部剃掉，火候捏拿之准，甚是惊人，便是由理发师去理，也未必理得那么干净，那么恰到好处，一点也未伤及他的皮肉。直气得乘风道长哇哇怪叫，全然失去了道家的仙风道骨，完全是一派无赖的样子，武功也失去了风格，一味的前冲拼命。又是一个照面，婵娟的明珠金蛇鞭象一条金蛇一样锁住了乘风道长的脖颈，内劲自明珠金蛇鞭上传了过去，封住了乘风道长身上二十八要穴。乘风道长木雕泥塑般呆立不动，脖颈上缠着金光闪闪的金蛇。

上官婵娟晒然斥道：“你便是大内的乘风道长，小女子虽在江湖，但久闻你这道人，在太子李隆基面前进了不少谗言，使天下武林受祸不浅。前不久太子李隆基执意要娶天竺的玉蟾公主，便是你这狗头军师出的主意。现在那个混蛋太子又要硬抢陆家两姊妹，大抵又是你出的馊主意。”

乘风道长虽然周身二十八要穴被封，但并没被封住哑穴，忙开口辩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全然不是这么回事，是画着陆姑娘的画，被大痴行者拾到，拿到我家太子面前，我家太子才动了这坏心眼。当时，贫道苦劝，但我家太子执意要请陆家两姊妹进宫，你这般冤枉贫道，贫道不服。但是贫道照实说了你也不会相信，现在既然斗你不过，要杀便杀，贫道又有何奈！”

上官兰芝冷冷笑道：“乘风道人，你武功本来不弱，可称得起是一代宗师。但你却投身朝廷，甘受人驱使，过那与鹰犬